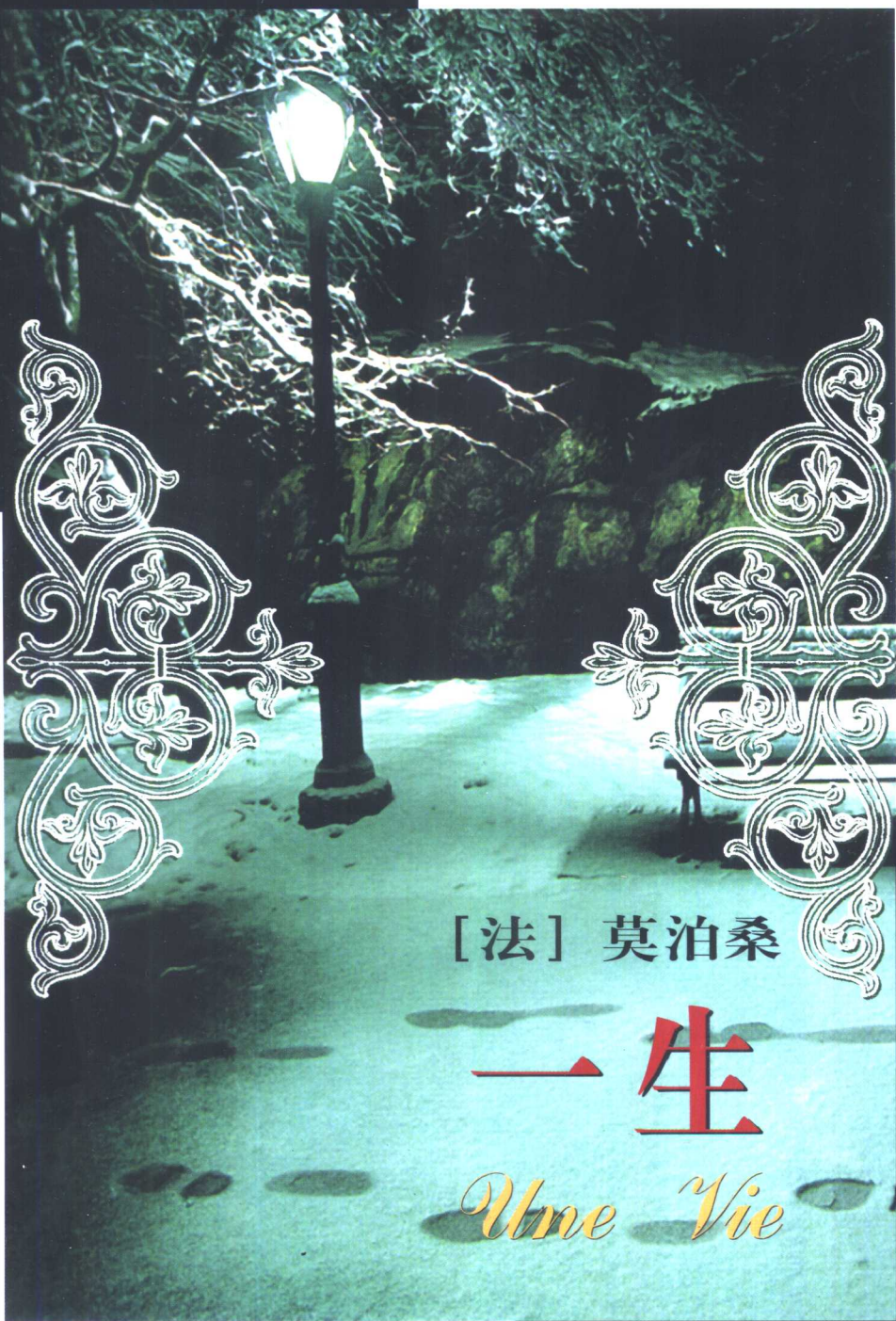


Une Vie Une Vie



[法] 莫泊桑

一生

Une Vie

Une Vie Une Vie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[法] 莫泊桑

一生

李玉民 / 译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生 / (法)莫泊桑(Maupassant, H. R. A.)著;李玉民译.

- 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9.8

ISBN 7-5402-1072-9

I. 一…

II. ①莫… ②李…

III. ①长篇小说-法国-近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法国-近代

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34137 号

责任编辑:洪文雄

一生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

850 × 1168mm 大 32 开本 10 印张 243 千字

1999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

定价:12.00 元

译 序

一生要怎么过，一生又是怎么过来的，这是摆在女人面前的真正终身大事。

莫泊桑善于通过生活写女人，这里选择他的四部作品，情节都是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。

雅娜十二岁入修道院受教育，十七岁离开修道院，是个纯情天真、富有幻想的姑娘，她开始憧憬美好的人生、奇妙的爱情，渴望梦想中的白马王子来叩田庄的大门。

这就是《一生》的开篇。雅娜生在一个温馨融融、喜气洋洋的贵族之家，家道殷实，父母都温厚诚朴，乐善好施；而雅娜是个独生女，接受了父亲的“顺乎天性”的教育，又温柔又美丽。可以说，她一生的幸福万事俱备，只欠……

命运似乎对她特别慷慨，不久便派来一个相貌堂堂的贵族青年，德·拉马尔子爵。这对青年男女一见动情，很快由热恋而结婚。雅娜从少女变为新娘，首先遇到的是情和欲的冲突。她刚刚情窦初开，以纯情投入决定她一生的结合，一时还难以接受子爵的性欲，敏感的心灵一开始就受到了伤害。只是蜜月旅行到了科西嘉岛，夫妻间的情和欲才达到协调。这段短暂的美好日子，成为她一生弥足珍贵的惟一幸福的记忆。

然而，雅娜的幸福来得快去得快，好似流星转瞬即逝，闪光熄灭之后，给她留下的是一片更加幽暗的夜空，这就是先慷慨后吝啬的命运给她安排的一生。结婚之后，德·拉马尔子爵就摘下温文尔雅的脸谱，露出了卑劣淫邪、薄情寡义的嘴脸。蜜月旅行回来，他立刻把庄园和财产的管理大权抓到手，甚至苛刻地限制雅娜的花销用度，暴露了他那贪婪而自私的本性；他稍不如意，就对雅娜

和岳父岳母大喊大叫，表明了他那专横跋扈、缺乏起码涵养的品格。这一切，雅娜都可以忍受，都可以渐渐习惯；然而，她那颗纯情的心最不能容忍的，就是她丈夫那种不择手段、永难餍足的肉欲。

德·拉马尔子爵初次应邀到白杨田庄吃晚饭，就同雅娜的使女罗莎莉私通了。蜜月旅行归来的当天夜晚，他抛开妻子，也是去同罗莎莉重温旧情，二人甚至有了个私生子。他同使女通奸被发现后，仍然恶习难改，又同本地的富维尔伯爵夫人野合，二人经常骑马到树林幽谷私会。后来伯爵察觉了他们的奸情，一怒之下将他们幽会的车子推下山谷。

雅娜拥有一生幸福的各种条件，她所渴望的，不过是一个钟情体贴的丈夫、一种相亲相爱的婚姻和家庭生活。这是每一个纯真少女都会有的最正当、最现实的渴求。然而，她入世所抱的纯情的理想，都被淫欲横流的现实所击破；连这种最起码的追求都难实现，条件这样好的一位可爱姑娘，一生就让一个薄情寡义的男人给毁了，怎能不引起读者的极大同情呢？

比起保罗的女人玛德琳，命运对雅娜又是何等不公啊！其实，玛德琳只是个粉头，连保罗的女人也算不上。她长得既不漂亮，又爱生气，而且同“所有妓女一样愚蠢，愚蠢得不可救药”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女人，竟迷住了富家子弟，参议员的儿子保罗。保罗“天生多情敏感，曾梦想过那种美妙的、理想而炽热的恋情”，可是，他却一反他的良知和意愿，像掉进泥坑一样坠入情网，被一个愚不可及的女人俘获。且不说保罗是如何“中了女性这种神秘的、威慑无比的魔力”，也不探究这种肉体之魔如何“能让一个最明智的男人，匍匐在一个寻常女郎的脚下”。我们仅仅指出，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也能把一个男人的一生给毁了。不过，这种男人只能成为笑柄，不会引起什么同情。

当然也有比玛德琳聪明的妓女，伊韦特的母亲奥巴尔第夫人就是一个。她是个交际花，以“爱情”为职业，靠情夫供养，得以摆

脱普通劳动妇女的命运,过上贵妇的生活。她凭着“本能和天生的机敏行事,接受金钱就像接受亲吻一样自然,根本不加以区别”。她主持冒险家的乐园,向阔佬提供玩乐的场所,而她那如花似玉的女儿伊韦特,也成为她这种社交的资本。天真烂漫的伊韦特有一批“求婚者”,她生活在“幸福”中,哪里知道命运的残忍安排。她发现母亲有情夫,而鉴于母亲的这种身分,她也就不可能通过婚姻跻身上流社会,因为,那些“求婚者”只想同她调情,谁也不会娶她。伊韦特的梦想破灭了,就想以死同命运抗争,她用麻醉药自杀,除了产生一点轰动效果之外,什么也没有改变。最终她还是贪恋生活,争取当个多点体面的高级妓女。

那么,普通妇女的一生,是不是要好些呢?在短短的《春天》里,一个男人讲述的故事,大概更具有普遍意义,也更意味深长。春天往往捉弄年轻的职员和女工。海军部一名职员在郊游中遇见一名女工,在明媚的春天里觉得她很美,便动了情;而女工也衡量了他的价值,接受了他的爱。二人很快就结婚,也就很快回到现实生活,在争吵中打发日子。有趣的是,这名职员第二年春天又独自去郊游,阻止一名青年去接近一个娇小的女子,坏了人家的好事,还说:“这回,我可帮了您一个大忙。”他从自身的经历得出这样的结论:“在爱情方面,我们男人总是天真汉,而女人都是生意婆。”

这无疑也是作者的结论。莫泊桑终生未娶,他讨厌结婚,也讨厌建立家庭。在短短的四十二年寿命里,尤其是1880年发表《羊脂球》一举成名之后的十余年,他不仅在小说创作上硕果累累,而且在猎艳方面也战绩辉煌:从贵妇人到年轻女工,都列入他的战利品的清单;他有三个私生子,但只供养而不承认。

基于他对淫风普遍存在的时代的认识,莫泊桑在小说中总把爱情描写成骗局或陷阱,就像“小心油漆”那样,发出“小心爱情”的警告。

幸而现实并不完全如此。

目 录

译 序.....	1
一生.....	1
伊韦特.....	211
保罗的夫人.....	290
春天.....	307

一 生

雅娜打好行装,走到窗口张望,雨还是没有停。

大雨下了一整夜,敲打着玻璃窗和房顶。天空低沉,装满了雨水,仿佛涨破了,雨水倾泻到大地上;大地像糖一般溶化了,变成一片泥浆。不时刮过阵风,送来一股闷热。阴沟的水漫出来,哗哗流淌,灌满了行人绝迹的街道。临街的房舍海绵似的吸足了水分,从地窖到顶楼的墙壁都湿透了。

雅娜昨天出了修道院,这一生总算自由了,要及时享受她梦想已久的各种幸福。从清晨起,她就不厌其烦地观望天色,惟恐天气不放晴,父亲就不肯动身。

雅娜忽然发现忘了把日历放进旅行包里,于是她从墙上摘下小小的月份牌。月份牌的图案正中烫金印出 1819 这个年份,她拿起铅笔,划掉头四栏和每个圣徒日,一直划到 5 月 2 日,这正是她出修道院的日子。

“小雅娜!”门外有人叫她。

“进来,爸爸。”雅娜答应一声,只见她父亲走进房间。

他就是勒佩丘·德沃男爵,名唤西蒙—雅克,是上个世纪的老派贵族。他追随卢梭,热爱大自然、田野、树林和动物,表现出情人般的温存。

他既然出身于贵族家庭,就本能地痛恨一七九三年^①;不过,

① 这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四个年头,资产阶级左翼雅各宾党开始专政,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。

他又受了非正统教育，具有哲人的气质，因而憎恶暴政，但只是发泄不满，讲些无关痛痒的话。

仁慈，既体现他的巨大威力，也体现他的致命弱点。他这种造物主式的仁慈，要爱怜，要施舍，要广为行善，有求必应，倒显得意志薄弱，缺乏主见，几乎成了一种毛病。

男爵崇尚理论，为女儿的教育拟订一整套计划，要把女儿培养成为快活、善良、正直而温柔的女性。

雅娜在家长到十二岁的时候，就被送进了圣心修道院，母亲的眼泪也未能阻挡。

父亲严令，让她在修道院幽居，与外界隔绝，不谙人事。他希望女儿到十七岁上回家时仍然天真无邪，以便亲自调理，让她沐浴在理性的诗中，让她驰骋在丰饶的田野里，观察动物天生的爱恋和单纯的温情，观察生命的客观法则，从而开启性灵，走出蒙昧无知的状态。

现在，她出了修道院，一团喜气洋洋，显得充满活力又渴望幸福，急于要尝一尝各种欢乐和各种艳遇的滋味；况且这一切，她在修道院穷极无聊的白日里，在漫漫的黑夜和孤独的期待中，早已从精神上品尝遍了。

她的相貌宛如韦罗内塞^①的一幅肖像画，那黄灿灿的金发仿佛给她的肌肤着了色：华贵的肌肤白里透红，覆盖着纤细的寒毛，仿佛罩了一层淡淡的丝绒，只有在阳光的爱抚下才能依稀分辨。一对明眸呈深蓝色，就像荷兰制造的小瓷人的眼睛那样。

她的左鼻翼上长了一颗小小的美人痣，右腮下也长了一颗，并带有几根不易分辨的与肌肤同色的寒毛。她身材修长，线条优美，胸乳也已丰满。她嗓音清脆，有时听来过于尖细，但是笑起来却那么开心，给她周围制造一种喜悦的气氛。她有一种习惯动作，双手

① 韦罗内塞(1528-1588)16世纪威尼斯画派的主要画家和著名的彩色大师。

时常举到鬓角，仿佛要抵头发似的。

她冲上去，紧紧拥抱父亲，说道：

“哎，到底走不走啊？”

父亲微微一笑，摇了摇苍白的长发，又指了指窗外：

“怎么，这样天气，你还想上路啊？”

雅娜撒起娇来，恳求父亲：

“喂！爸爸，求求你了，走吧！下午天儿就会晴的。”

“你母亲也绝不会答应的。”

“会答应的，我担保，我去跟她说。”

“你若是能说服你母亲，那我也同意。”

雅娜立即冲向男爵夫人的房间，因为她已急不可耐，早就盼望动身这一天了。

她到鲁昂城，进入圣心修道院之后，就没有离开；父亲规定她到一定年龄之前不准分心。只有两次例外，父母接她回巴黎各住半个月，但毕竟是呆在城里，而她一心向往去乡村。

现在，她要到白杨田庄去消夏。那座古老的庄园是祖传的产业，建在伊波附近的悬崖峭壁上；她期望到了海边能自由地生活，得到无穷的乐趣。再说，那份产业早已确定留给她，她结婚之后就要在那里定居。

这场大雨，从昨天晚上起，一直未停，这是她有生以来头一个大烦恼。

可是，刚过三分钟，她就跑出母亲的房间，满楼叫嚷：“爸爸！爸爸！妈妈答应啦！快套车吧！”

滂沱大雨根本不见小，当四轮马车驶到门口时，反而下得更大了。

雅娜要上车了，男爵夫人才由丈夫和使女搀着下楼。那名使女个头儿高大，身体健壮，像小伙子。她是诺曼底省科地区人，年龄还不满十八岁，看上去却像二十出头了。她名叫罗莎莉，是雅

娜的奶姊妹，因此在府上被当作第二个女儿。

罗莎莉的主要差使就是搀扶老夫人，原来几年前，男爵夫人患了心脏肥大症，身体逐年发胖，现在肥胖得变了形，弄得她叫苦连天。

老夫人刚走到古老公馆的台阶前，就已经气喘吁吁了，她望着流水成河的院子，咕哝道：“这可真有点胡闹。”

男爵一直笑呵呵的，应声说：“这可是您拿的主意呀，阿黛莱德夫人。”

他妻子起了个华贵的名字，男爵叫她时总加上“夫人”这种称谓，而恭敬中却含有几分讥笑的意味。

男爵夫人又朝前走去，吃力地上了车，压得车身的弹簧咯吱咯吱乱响。男爵坐到她身旁，而雅娜和罗莎莉则坐在背向的车凳上。

厨娘吕迪芬拿来一抱斗篷，盖在他们膝上，又拎来两个篮子，塞到他们腿中间，然后她爬上车，坐到西蒙老头的身边，并用一条条大毯子裹住全身。门房夫妇向前施礼送行，关上了车门；主人又最后叮嘱他们注意随后运送行李的两轮大车，这才吩咐起程。

车夫西蒙老头顶着大雨，他弓着背，低着头，整个人缩进三层领的外套里。急风暴雨呼啸着击打车窗，雨水淹没了路面。

两套马车沿河岸大道飞驰，一旁闪过靠岸排列停泊的大船，只见桅杆、横桁和绳索像脱叶的树木，光秃秃的，挺立在凄风苦雨的天空里。继而，马车拐入长街，行驶在里布台山林荫大道上。

不久，马车又穿过一片片牧场，时而望见一株淋雨的柳树，像尸体一般枝叶低垂，黯然兀立在烟雨中。马蹄发出嗒嗒的声响，四个车轮抛起飞旋的泥浆。

车上的人沉闷不语，他们的神思好像大地一样，都淋得湿重了。老夫人仰头靠在车厢上，闭起了眼睛。男爵无精打采地凝望雨中单调的田野景象。罗莎莉膝上放着一个包裹，她像牲畜一样发愣，一副平民百姓常有的神态。在这温煦的雨天，惟独雅娜感到

复活了，好似久久放在室内的一盆花草移到了户外；她那快活的情绪，犹如繁茂的枝叶，遮护她的心免遭忧伤的侵袭。她虽然默默无语，但是真想放声歌唱，真想把手伸到车外接雨水喝喝；她观望外面，景物凄凉，全淹没在雨中，而她坐着马车飞驰，既躲风又避雨，心中好不快活。

在滂沱大雨中，两匹马皮毛光亮的臀部腾腾冒着热气。

男爵夫人渐渐入睡，她那由六束整齐的发髻镶衬的脸庞慢慢垂下来，软绵绵地托在颌下三道厚褶上，而下端的褶皱则没入汪洋大海般的胸脯里。她的脑袋随着呼吸一起一落，两边腮帮子鼓起来，从微张的嘴唇发出响亮的鼾声。丈夫朝她俯过身去，将一个皮夹子轻轻放到她交叉搭在肥硕阔腹上的双手里。

这一触碰把她惊醒，她睡眼惺忪，直愣愣地看着这件东西。皮夹子滑下去，震开了，里面的金币和钞票撒了满车。这一来，她才完全清醒，而女儿看着开心，格格大笑。

男爵拾起钱币，又放到夫人的双膝上，说道：

“喏，亲爱的朋友，埃尔托庄田只剩下这些钱了。我卖了那座庄田，好修缮白杨田庄；从今往后，我们就要常去住了。”

男爵夫人算了数，总共六千四百法郎，数完便把钱从容地放进自己兜里。

祖传三十一座庄子，这是卖掉的第九座。余下的田产每年约有两万法郎的进项，如果经营得当，每年收入三万也很容易。

男爵一家生活相当简朴，这笔收入本来够用，可惜家里始终有一个敞着口的无底洞，即乐善好施。乐善好施吸光他们手头的钱，就像太阳晒干沼泽地的水分一样。钱哗哗流淌，很快流光了。怎么花出去的呢？谁也说不清楚。家里总有人说：“真是怪事儿，今天我花出去一百法郎，还见不到买了什么东西。”

不过，这种慷慨好施的行为，倒是他们生活中一大乐趣；在这一点上，他们都心照不宣，达到了可歌可泣的默契的程度。

雅娜问道：“现在，我那庄园修得很美啦？”

男爵兴冲冲地回答，“孩子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
雨势渐渐小了，不久就飘着雨雾，化为霏霏细雨。天空密布的乌云仿佛飞升，颜色由黑变白。突然间，斜阳的一长束光芒，从看不见的云隙中射到牧场上。

云层裂开了，露出蓝色的天穹；继而，云隙越裂越大，就像面纱撕开一样，只见澄净幽邃的碧空扩展开来，笼罩大地。

一阵清爽的和风吹过，宛若大地欣慰地长出了一口气。就在马车沿着园林行驶的时候，不时听见一只晒羽毛的鸟儿欢唱。

暮色降临。车上的人，除了雅娜之外，全都打起瞌睡。他们在乡村小旅店停了两次车，让马歇歇脚，喝点水吃点燕麦饲料。远处响起钟声。到了一座小村庄，他们点上了车灯；天空也点亮了繁星。上了灯的庄户稀稀落落，时而一点光亮穿透了黑暗。猛然间，从一道丘岗后面，穿过杉树林的枝叶，升起一轮圆月，又大又红，仿佛还没有睡醒。

夜晚十分温煦，车窗玻璃放下半截。雅娜在梦幻中游累了，饱览了美好的憧憬，现在也休息了。不过，一种姿势坐久了肢体麻木，她时而睁开眼睛动一动，望一望车外，在明亮的月夜中，看见路边闪过一家庄户的树木，或者散卧在牧场上并抬头观望的奶牛。她换了个姿势，想重温一场恍惚的梦境；然而，马车持续不断的隆隆声响充斥她的耳朵，令她神思倦怠，于是，她重又合上眼睛，只觉得精神和躯体都疲惫不堪。

马车总算停下了。男男女女手提灯笼，站在车门口迎候。终于到了。雅娜猛然醒来，一纵身跳下车。男爵和罗莎莉由一名庄户照亮，几乎是把男爵夫人抬下车的；老夫人的确精疲力竭了，她难受得哼哼呀呀，声息微弱地重复道：“唉！老天哪！我可怜的孩子们！”她不吃不喝，只想睡觉，刚上床就睡着了。

只有雅娜和父亲共进晚餐。

父女俩相视而笑，隔着餐桌手拉着手，两个人都像孩子一样高兴，接着一道观赏修缮一新的庄园邸宅。

这座诺曼底式的邸宅介于城堡和农舍之间，又高又大，十分宽敞，能住下一个家族的人，一律白石结构，只是年深日久而变成灰色了。

中厅特别宽敞，从前到后将楼体分成两部分，前后对开着两扇大门。一进门左右都有楼梯，到二楼合起来，形同一座桥梁，横跨门厅上面，为堂厅腾出很大的空间。

楼下右首有一个异常宽大的客厅，墙上挂着花鸟图案的壁毯。全部家具都罩着精美的绣锦，一色拉封丹《寓言》的插图。雅娜惊喜交加，发现她小时爱坐的一把椅子，那锦罩上绣的正是《狐狸和仙鹤》的故事。

大客厅的隔壁是书房，珍藏满满一屋子古书；接下去两个房间尚未派上用场。左首有新镶了壁板的餐厅、床上用品存放室、餐具室、厨房，以及带浴室的一小套房间。

一条走廊贯穿整个二楼，两侧排列着十扇房门。右首最里端是雅娜的一套卧室。父女俩走进去。这套卧室，男爵刚刚叫人修理一新，但是所用的帷幔和家具，都是闲置在顶楼上的存货。

卧室壁毯是弗朗德勒的产品，相当古老，图案上尽是古怪的人物。

雅娜姑娘一看见自己的雕床，便高兴得叫起来。四脚有四只橡木雕刻的大鸟，全身乌黑油亮，托载着床体，仿佛守护天使。床体侧面的浮雕是鲜花和水果组成的两个大花篮。四根精雕细刻的床柱顶端是科林斯式^①的，支着雕有玫瑰花和扭在一起的小爱神的天盖。

这张雕床过分高大，但仍不失为典雅，尽管年代已久，木料失

① 科林斯柱式起源于希腊，是三种古典建筑柱式最为华丽的一种。

去光泽,显得黯淡一点儿。

床罩和天幕闪闪发光,犹如交相辉映的天穹,那全是用深蓝色的古绸做成的,上面绣有硕大的金黄色百合花。

雅娜姑娘仔细观赏了雕床之后,又举烛照亮壁毯,看一看织的是什么图案。

一名贵族少年和一名贵族小姐,身着红黄绿三色奇装异服,正在一棵白果累累的蓝色树下交谈。旁边一只大白兔正在吃灰色小草。

在这两个人物的正上方是远景画面,有五所尖顶小圆房子;再往上瞧,几乎连着天空的地方,却竖着一架红色风车。

这幅壁毯四周围绕着大型花卉图案。

另外两幅的图案跟这一幅相似,所不同的是房子里走出四个小人儿,他们全身弗朗德勒人装束,都朝天举起双臂,表示万分惊愕和愤慨。

最后一幅壁毯上织的是一幕惨景:兔子仍在吃草,那青年横倒在旁边,好像死去了;少女凝视着他,正用利剑刺进自己的胸膛;树上的果子已然变黑了。

雅娜不明白画面的意思,正要走开,忽又发现边角有一只极小的野兽,好似一片草屑,图案上那只兔子若是活的,准能把它一口吃掉。然而,那个兽却是一头狮子。

雅娜这才明白,这是皮拉姆斯和西斯贝^①的悲惨故事。她认为图案过分天真,虽然觉得好笑,但是这一爱情遭遇能时刻唤起她美好的憧憬,这种古老传说中的温情每夜都在她的梦中盘旋,在这种氛围中安歇倒是差强人意的。

① 罗马诗人奥维德在《变形记》中所讲述的一个爱情悲剧。巴比伦这对恋人因家庭反对而私奔,相约在一棵桑树下会合。西斯贝先到,被母狮的吼声吓跑,慌忙中丢掉面纱。皮拉姆斯发现被母狮撕破的面纱,以为西斯贝被母狮吃掉,便举刀自刎。西斯贝回来看到此景,也自杀身亡。从此白色的桑葚变成了黑色。

室内其余的家具陈设风格各异，全是世代的家传，从而使这类古宅变成古董杂陈的博物馆。一个路易十四时代的五斗柜，做工十分精美，黄铜的包角还金光耀眼；五斗柜两边各摆一把扶手圆椅，却是路易十五时代的，还罩着当年的花绸椅套。一张香木造的写字台和壁炉遥相对应，壁炉台上摆一个球型罩的帝国时代的座钟。

座钟好似铜制的蜂笼，由四根大理石柱吊在金花盛开的花园上空。一根细长的钟摆从蜂笼下方长长的缝隙中探出来，摆锤就是珐琅质翅膀的一只蜜蜂，永世在花园上飞来舞去。

钟盘是彩瓷的，镶在蜂笼中间。

座钟响了，打了十一下。男爵亲了亲女儿，回房休息去了。

雅娜还余兴未尽，勉强上床安歇。

她最后环视一下卧室，这才吹熄蜡烛。然而这张床只有床头靠墙，左首挨着窗户，月光射进来，流泻在地上，恍若一汪晶莹的水泉。

月光反射到墙上，淡淡的，悄然爱抚皮拉姆斯和西斯贝静止的恋情。

再从床脚对面的窗口望出去，只见一棵大树沐浴在融融月光中。

雅娜翻过身去侧卧，闭上眼睛，过了片刻又睁开了。

她总觉得还在车上颠簸，隆隆的车轮声还在脑海里震响。起初她静卧不动，以为这样就能入睡；然而，心情上的焦急，不久又传遍周身。

她感到两条腿不时抽动，浑身越来越燥热，于是干脆起身下床，赤脚赤臂，只穿着无袖长睡衣，幽灵一般踏过洒在地板上的水洼似的月光，去打开窗户，向外眺望。

夜色清朗皎皎如白昼，雅娜姑娘认出儿时所喜爱的一景一物。

她首先望见对面那一大片草坪，在月夜中，淡黄的芳草仿佛涂上了一层黄油。主楼前面矗立两棵大树，靠北的那棵是梧桐树，靠南的那棵是菩提树。

一道小灌木林连接着这片草坪，还有五排古榆，成为宅院的屏障，阻挡海上暴风的袭击，但是受肆虐的海风不断的侵蚀，一棵棵枝柯蜷曲，冠顶光秃倾斜，像屋顶一样。

这个庭园左右各有长长的林荫路，将主宅同毗邻的两栋农舍隔开：一栋住着库亚尔一家，另一栋住着马尔丹一家。

林荫路两侧是参大的杨树，诺曼底地区称为白杨；这就是白杨田庄名称的由来。田庄外围平展展一大片原野尚未开垦，长满了荆豆；海风不分昼夜，在这原野呼啸冲荡。再往前不远处，海岸陡然倾斜，形成白岩的悬崖峭壁，直下百米，没入滔滔的海浪中。

雅娜远眺，只见狭长的海面波光粼粼，在星光下仿佛睡着了。

在这阳光藏匿的宁静时刻，大地的各种香气都扩散开来。一株爬到一楼窗口的茉莉花不断吐出馥郁的芳香，同嫩叶的清香混在一起。海风徐吹，送来咸味空气和海藻粘液的刺鼻气味。

雅娜姑娘畅快地呼吸：乡村恬静的气氛使她平静下来，就像洗了个凉水澡。

傍晚醒来的各种动物，都在昏暗中悄悄地忙碌起来：它们是在静谧的黑夜里默默地度过一生。大鸟无声无息地掠过天空，犹如消逝的黑点、出没的影子。看不见的昆虫的嗡鸣传至耳畔；有什么东西悄然奔跑，穿过挂满露珠的草地或者阒无一人的沙径。

只有几只忧伤的蟾蜍冲着月亮，发出短促而单调的哀吟。

雅娜觉得自己的心境渐渐扩大，像这月夜一般充满了絮语，又像周围窸窣有声的夜行动物一样，无数蠢动的欲念突然活跃起来。她的心境和这种生意盎然的诗境灵犀相通；在这月光柔媚的夜晚，她感到神秘莫测的震颤在传递，无法捕捉的渴念在悸动，她感到了一种类似幸福的气息的东西。

于是，她开始幻想爱情。

爱情！两年来，她春心萌动，越来越焦灼难待了。现在，她可以自由地去爱了，只需同那人，同“他”邂逅相遇！